



想

妄

妄想

MG
I313.44
14

森鷗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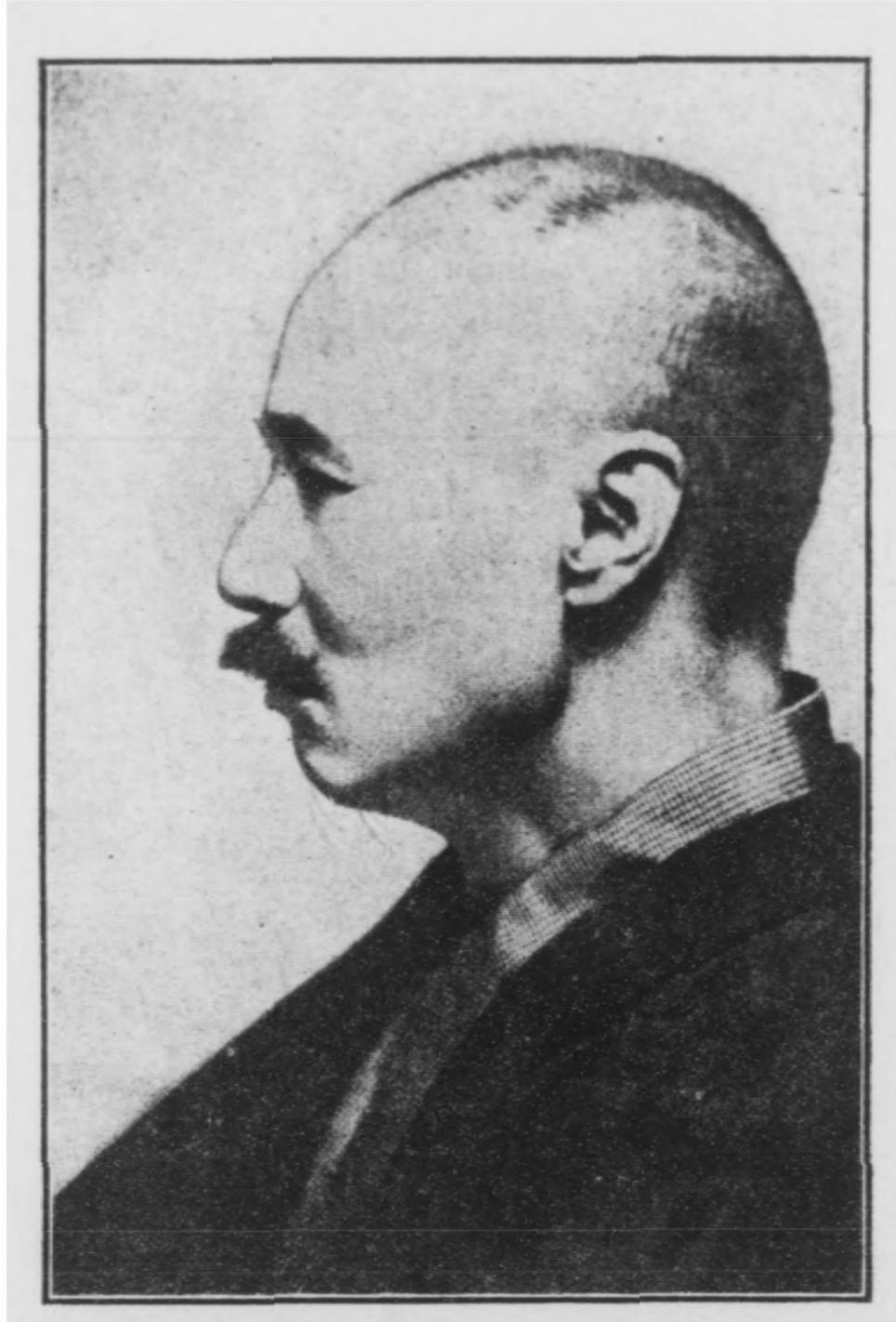
妄

想

林 畫
雨 室
髮 校
校 譯



3 1763 9941 2



森 鷗 外

森
鷗
外
著
畫
室
譯

妄
想

上海人間書店印行

次 目

花子	一
拉·巴爾納斯·阿姆善蘭	一五
妄想	四五
高瀨舟	八一

花子

Auguste Rodin (奧格斯脫·羅丹) 走進工作室來了。

廣闊的室內朝陽正滿滿地照着。這 Hotel Brion，原是一個富豪所造的修華的建築物，但直到近日為止，是做了聖心派的尼寺的。Coenik Coenk 的女尼們，在這裡聚集了 Raubourg Saint Germain 的少女們，使唱着讚美歌的吧。

一列地排着的小女們，有如巢內的小鳥看見母鳥來了似的，開了桃色的嘴唇唱着的吧。

這熱鬧的聲音，現在是聽不到。

但是，和這不同的熱鬧占領着。一種別樣的生活占領着這裡。這

是沒有聲音的生活。沒有聲音，然而卻是強烈的，稠練的，顫動的，別樣的生活。

幾個台上，有幾個攀土的塊。又別的台上，也有帶着稜角的大理石的塊。正如各種植物在日光下放花那樣，同時將幾件工作開始，愛作那一件就動手，已經成了習慣的，幾個的作品就先先後後，在這手下，自然而然的生長起來。這人有着駭人的形的記憶；即使當手不在動之間那作品也在生長。這人有駭人的意志的集中力；在動手工作的剎那間，就能夠現出這工作彷彿已經繼續着做了幾時間的態度。

羅丹現着快活的臉色，看了一遍這許多半成的作品。廣闊的額，中塗有節似的鼻子，腮的周圍是簇着叢生的白髭。

有敲門的聲音。

「Entrrez! (進來!)」

滿有底力的，不像老人的聲音，使全室的空氣波動。

開了門走進來的是，褐色的濃髮，可以猜作猶太教徒似的，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瘦男子。

說道：「約定的 Mademoiselle Hanako（馬丹密舍爾花子）現在帶了來了。」

羅丹看見這人進來的時候，聽他說話的時候，都並不怎樣動了顏色。

有一時，Kamhodscha 的會長留住巴黎的時候，曾經見過他帶來的一個舞女，覺得那纖長的手足底，柔婉的運動中，有迷人的一種趣味。那時慌忙寫下的 Dessins（繪稿），至今還存着。這樣子，在相信無論什麼人種都有美，依照着發見這的人的怎樣的眼睛，總有美的處所。羅丹，近來聽得有一個日本女人叫花子的，在 Variete 了，想教帶

來給看一看，尋了線索，託着將花子做買賣的人的。

現在來的就是那導演人，是 *Impresaris*。

「請到這兒來吧。」*羅丹*說。連椅子也不指一指的，也並非單因為沒有工夫。

「翻譯的人也一起來着呢。」這像是瞧着面色似的說。

「那是誰呀？*法國人*嗎？」

「不，*日本人*。是在 *L'Institut Pasteur* 做事的學生，從花子聽得被叫到先生這里來了，自願來做翻譯的。」

「好吧，一起請進來吧。」

導演人答應着出去了。

即刻進來了一男一女的*日本人*。兩人都特別顯得小。跟着進來又關門了的導演人，也並不是高大的男子，可是兩個*日本人*却僅能齊他

的耳朵。

羅丹的眼睛注意着看的時候，內眥就現出深刻進去似的皺來。這時候，那皺就出來了。視線從學生移到花子，在那里暫時停留着。

學生打過招呼，握了羅丹伸開來的，臄一根一根浮着的右手。握了創作「La Danide」「Le Basser」和「Le Penseur」的手。于是從名片夾裏，取出寫着醫學士久保田某的名片來，遞了過去。

羅丹略略看過名片，說道：「在『Institut Pasteur』做事的嗎？」

「是的。」

「已經長久了嗎？」

「已經三個月了。」

「Avez-vous bien travaillé?」（你工作得好嗎？）

學生覺得出驚了。這是羅丹這人的口癖似的話，是在先已經風聞

到了的，現在這簡單的話却對着自己而發了。

「Oui, beaucoup, Monsieur」（很好，先生！）這樣回答着同時，久保田是懷着向了神明，立誓說，從此要畢生用功一般的心境。

久保田介紹了花子。羅丹把花子的小小的整然的身體，從不合式地梳着的高島田〔髷〕之顛，到穿着千代田草鞋和白襪的足的尖爲止，用了一眼便即領略似的看法，然後握了小小的壯健的手。

久保田的心裏不禁覺着一種羞恥，因爲他想，倘作爲日本的女人介紹給羅丹，那至少也得要再體面一點的女人。

這樣想也並非無理的。因爲花子固不是美人。一時忽然在歐羅巴的都會出現了，說是日本的女優。這樣的女優，在日本曾經有否，日本人並不知道，久保田自然也不知道。總之不是美人。說是醜了頭呢，這可太可憐吧。特別的粗重工作似乎是不會做的，手足之類並不

粗鹵。雖是十七歲的盛年，連當作一個使女看，怕也有些難於相信的樣子。一言以評之，便是給一個保姆的定價，也不容易的。

意外的是羅丹的臉上却顯出滿足的顏色來。在健康而又不很貪安逸的花子的，不留下些許脂肪，薄薄的皮膚底下，因適度的勞動而發育得很好，有緊張力的筋肉，在額和腮很豐滿的短短的面上，在露出的頸上，在不帶手套的手和腕上跳動着：這就合了羅丹的意了。

已經習慣於歐羅巴的花子，現着可愛的微笑，也握了羅丹伸開來的手。

羅丹勸二人坐。還對導演人道：「請在接待室等一等吧。」

導演人出去之後，二人就了坐。

羅丹一面在久保田面前打開烟草的盒子，一面向花子說：「在馬丹密舍爾的故鄉，有山嗎？有海嗎？」

照着過這樣生活的女子的常例，花子也有一定的，一間就搬出來的，刻版的身世話。恰如在 Zola 的 Lourdes 中，坐在火車上，講說那醫治脚的創傷的靈驗的少女的話似的。因為屢次說着同樣的事，所以很有鍛鍊，正如有 Routine（手段）的小說家所寫的文章一樣了。幸而羅丹的隨意的問，却破了這腹稿。

「山是很遠，海就在近旁。」

這回答中了羅丹的意。

「時常坐船麼？」

「坐的。」

「自己撐的嗎？」

「自己還小呢，所以沒有撐，是爸爸撐的。」

在羅丹的空想裏，繪畫浮上來了。於是暫時沉默着。羅丹是沉默

的人。

羅丹並無什麼過渡，就對久保田這樣說：「馬丹密舍爾想來是知道我的職業的，脫了衣服吧？」

久保田想了一會。倘使爲了別的人，自然不做將同國的女子裸體的介紹。然而爲了羅丹却沒有不可的。這原是什麼也用不着思索。但他在想，花子可怎麼說呢？

「總之，說說看吧。」

「拜託！」

久保田對花子這樣說：「先生說有點事情商量呢。先生是世界無二的雕刻家，是雕刻人體的人，這你想也已經知道了吧。這里就有要商量的事。他說可肯給暫時裸體了看一看嗎。你怎樣呢？你自己也就看見，先生是這樣的老頭兒了，現在就快上七十歲的人了。而且就如

你看見似的，是誠實的人。你怎樣呢？」

這樣說，久保田凝視着花子的臉。心裏想，怕羞嗎？擺架子嗎？爲難嗎？

「我，可以的。」酒脫地爽快她回答。

「答應了。」久保田告訴羅丹說。

羅丹的臉上射出喜色來。於是從椅子上站起，一邊取出紙張和Chuck 放在桌子上，一邊對久保田說道：「在這兒嗎？」

「在我的職業上，也常遇見同樣的必要。可是馬丹密舍爾怕不高興吧。」

「這樣的嗎？只要十五分或二十分就夠的，那就請到那邊的藏書室去吧。也點上煙捲。」羅丹向着一邊的門指點着。

「說是十五分或二十分就好的。」久保田說給花子，點起煙捲，

藏到所指的門裏面去了。

久保田走進去的小小的一間是，相向的兩側都有門口，窗却只有一個。這窗的前面放着一張沒有粧飾的桌子。和窗相對的壁及壁的兩翼的地方是書櫃。

久保田暫時立着，讀那書本的革背上的文字。似乎是並非特地搜集，倒是偶然集成的 Collection。據說羅丹是生性就喜歡書籍的，從少年時窮困着在 Bruxelles 街徘徊的時候起，始終手裏擎着書。在污舊了的許多書籍之中，定有些存着種種紀念的本子，特地放在這裏的吧。

烟捲的灰要墜下來了，久保田走近桌子，在灰皿裏落了灰。

桌上也放着書，想道是什麼呢，就取起來看了。

放在窗旁的舊的金緣的一本，想是聖經吧，翻開一看，却是 Davi-

macomedia 底 Edition de Poche。將斜放在手前的一本取起一看，是 Beau-
delaire 全集中的一卷。

並不怎樣覺得要讀牠，翻開最初的頁來一看，內有題作玩具的形
而上學的論文。心裏想寫着點什麼呢，忽然看下去了。

Beaudelaire 幼小的時候，有一回被帶到一個叫作什麼小姐那里去
了。那小姐有滿屋的玩具，說不論那一個，送給一個吧：這就爲了這
一個紀念而起筆的。

小孩子擎着玩具遊戲，暫時之後，一定要破壞了牠來看的。心裏
想這東西的背後有什麼東西藏着呢；倘玩具是會動的玩具，就又要尋
求那使牠動作的衝動的根元。小孩子是比 Physique 更向 Metaphysique 的。
比質學更向形而上學的。

僅只四五頁的文章，被趣味所牽，終於讀完了。

這時有剝啄地叩門的聲音，門就開了。羅丹探進白髮的頭來。

「請原諒！厭倦了吧。」

「不，讀了 Beaudelaire 了。」一邊說着，久保田走出到工作室。
花子已經整然的穿好了。

桌子上，有 Esquisses（輪廓）兩張寫就在那里。

「讀了 Beaudelaire 的什麼呀？」

「玩具的形而上學。」

「人的身體，倘將形當作形，也並不有趣味。是靈的鏡。透出於形之上的那內部的焰，纔是有趣味的。」

久保田拘泥地看一看 Esquisses，羅丹便說：「這很粗略，怕看不清楚吧。」

暫時之後，又說道：「馬丹密舍爾實在具有美的身體。脂肪是一

點也沒有。肌肉是一一浮着。像 *Exterieurs* 的肌肉一般。腿是堅固的，也很粗；關節的粗細，和手足的粗細一樣。堅實到可以使一足永久地站着，別的一足直角地伸起。恰如深深地將根伸在地裏的樹木似的。這與肩和腰很闊的地中海的 type（形態）不同；與單是腰闊而肩狹的北歐羅巴的 type 也不同。這是強的美呵。」

〔註〕『島田髻』是日本女人頭髻的形式之一，為成年而未婚的女子或藝妓所結。『高島田』即『島田髻』之盤得更高者。

凡在西文下面的括弧內的字，都是譯者添的註釋。後面諸篇同。

拉·巴爾納斯·阿姆善蘭 (註一)

在山貨舖的橫街上人們聚集着。

穿着白衣服的，蹣跚跟跟的老頭兒，或持着白紙糊的提燈，或拿着插在竹筒裏的花，一直連到同街的角度，不規則地排列着，嘈嘈地說着話。戴着絲禮帽的男子，手裏拿着字單，用了發癩病似的聲音，站着在指揮着。

這是排作葬列的最中間的時候。

看一看掛在花下的木札，則大多是寫着某某新聞社，或書店某館或某堂的東西。特意寫着書店某某者，是因爲即在匆忙間也並沒有忘記廣告這事情的。

看一看小小的衙門的傍邊的，靠在已半舊的板牆上的銘旗的文字，是名高的小說家的名子。此人是被稱爲當世第一流作家的人，所以倘在德國或法蘭西，則甚至威廉陛下或法里愛爾大總統都定有花園送來的吧；但日本的第一流，却是除書店給一點花以外，是誰都不願理的。

戴王冠者或大總統暫不說，卽國務大臣也並不給點花之類。不論是第一流是什麼，既然是小說家了，政府就當作受累的東西，所以死了，倒快樂着的。尤其是此人，他的書是吃過五六遍的禁止發賣的。是成爲注意人物的。雖然警察是無處不走遍，但盜賊之跡並不絕；和這一樣，小說家是踪接踪的生出來。但是，被稱爲第一流的先生是只有三四人。所以死了一個，對於担任神聖的 *Censure*（檢閱）的任務的官吏，是有大大的益處的。

那末，學士院呀大學呀怎樣呢？小說家進 academy（學院），教授寫小說，都是在很遠的西洋的事；不要說寫小說，在學士院裏是連讀讀小說這樣放縱點的人都沒有的，在大學裏也沒有的。對於死了的小說家當然不給點花之類。

只有書店給點花。但這也是，並沒有感謝給寫了教科書那樣地感謝小說的原稿的。尤其是所謂第一流的小說，讀者除出男女學生之外就非常的少，所以書店也並沒有蒙了很大的恩惠。就是給點花，也是看義理的面子而給的。

門內騷鬧着的人聲更一層騷鬧起來了。棺從大門抬出來了。

拿着字單的絲禮帽的男子，叫着一個早就坐在人力車上在等着的和尙，教他的車排到拿着花的脚夫的後面去。和尙是還只有二十歲光景，像剛從什麼學林裏出來的樣子，用機械剪代替削髮，戴着近視眼

鏡。那頭髮是彷彿脫了衣服還俗時的預備似的。

「這回是你了。」絲禮帽這樣一叫，一個乘在另一台的車上的，頭髮很長，像在打瞌睡似的男子，就答道：「好」，接排到和尙的車的後面去了；兩手上是不方便似地擎着在白木上書着戒名的位牌。在亡故了的先生原是有長男的，那末理應他來捧位牌；但因爲先生在生前幹過自由戀愛，細君和三個小兒子是分居着的，連送葬也沒有來。因此，就成爲先生的門人捧位牌了。

接着這後面，是持着四句偈語的旗的脚夫。雖幹着自由戀愛，但第一流的先生，經濟是並不很饒足的，而且平生雖嘗說生的意義啦，生的受用啦的話，也並未華美地生活看過的，所以，「生滅滅已，寂滅樂爲」，是不錯的。

「這回是棺了。一絲禮帽叫道。是那麽樣的第一流，是連門人都

有了的人，所以寢棺是很修華的。睡在裏邊的先生，雖常常寫所謂死的事，但實際關於死並沒有那樣深深地費過思索。尤其關於自己的死是一點也沒有思考過的。因此連遺言也沒有。又奇拔的事，雖奇拔的事是常常留心着而寫過牠，如用意到火葬的時候，在身邊懷納花炮那樣的，昔日的作者的工夫是不會做的。只是一個平凡的屍骸，在棺中仰向臥着而已。

絲禮帽向門內叫道：「棺例的諸君怎樣呵。」各自拋去了銜在嘴上的敷島（紙煙名），四個男子出來了。雖然戴絲的禮帽的只有一人，山高帽子是三人，但黑的洋服是一樣地整齊的。即使關於衣服的所有權，不是沒有可懷多少的疑義的餘地；但說那樣的事，有傷 *piete*（敬虔），是不行的。除了仰向臥在棺中的先生之外，在日本文壇被稱為第一流的人，就只這四人。進一步說，則這棺和棺側就是日本的

文壇。這是走着的文壇。是 Parnasse Ambulant。

四人的使徒，二人一邊的分立在棺的左右，威儀堂堂的在等着。

站在右方的前面的是戴絲的禮帽的，顏色蒼白的，似乎富於智略的男子。站在他背後的是色黑的，四角顏的大男子，那頓首於 *devotement*（忠信）的樣子，無論怎樣都像對於文壇的 *jeune* 信仰很強的人。站在左方，一個是僅只二十歲左右，鷹一般的眼，鼻端很有力似的男子；另一個是彷彿人很穩順的，只見過一回是恐怕不能記憶住的那樣容貌的男子。

拿着字單的絲禮帽，用了剛才所沒有的特別優美的聲音，叫道，「喂，花子君，輪到了你喲。」一個束着廂髮（註二）的女子，用手絹押着臉，從門內出來，佇立到棺的背後去了。在棺中仰向地睡着的先生倘是有意識的，則一定安心地呼出一口氣來，能夠因此無遺憾地首

途了吧。但是，從手絹離開了臉的時候的樣子看來，花子君也並不是了不得的美人。

接着被叫了出來的是幾個批評家，一個戴着近視眼鏡的瘦男子立在最前頭。他是文壇的主義的命名親，說起來是 *fondateur d'isme*。文壇倘是內閣，則他是書記官長。接在他後面排列着的是都受過他的訓練的少壯者。這裏並沒有雜着主義不同的人。

拿着字單的絲禮帽，反過細長的身體來，將頤兒扭反着叫道：
「*Messieurs étrangers*」（外國的先生們）。

這時，早就站在衙門的向側的蔬菜舖的溝板之上珍奇地看着排作葬列的，穿着黑的洋服的四個西洋人，脫了帽子走過來了。雖同是黑的洋服，但他們的羅紗的光澤是不同的。帽子也如此。手套也沒有或者太大，指尖長餘着，或者太細，好像勉強地嵌進去一般的事的。

西洋人一一將名片遞給了絲禮帽。不論那一個都裝着像送葬似地來送葬的神氣，並沒有微微的笑着，或饒舌着不必要的話的。絲禮帽略略慌張着，將拿在手上的字單塞到衣袋裏去，脫下絲禮帽來，接過名片把牠和對手的臉對證看似地讀着。

於是向叫做 D. C. Delanature (註三) 的像法蘭西人的名字的男子說道：「Arretez—vous aupres de moi, Monsieur, s'il vous plait」(先生，請站在我的近傍)。剪着方平頭的濃濃的褐色的頭髮，奇怪地長長地橫裂着的細細的眼像吊上去似的這個男子，就默着蓋上了帽，裝着有如新婦的儂相似的樣子，停立到行列的司掌人之左後的地方去了。在其他的三個名片上，是寫着 Dr. symbolicus (象徵博士)，Dr. Mysticus (神祕博士)，Dr. Neoromantius (新浪漫博士)。行列的司掌人，對於這三人是以非常傲慢的態度。「Die Herren Doktoren bitte ich, sich dem Zuge

anuschinsen !」(博士先生們，請接着行列站着！)這樣打發了。三人是丁甯地施了禮，加入行列裏去了。總之，司掌行列的絲禮帽先生是說着各種國的語言的。但是，有錯誤的地方也未可知；又更長點的會話能說與否，是不在保證之列的。

行列的司掌人蓋上了絲禮帽，向着門內，高聲喊道，「喂喂！年輕的諸君請快點出來呀。」顏色蒼白的瘦弱的二十歲前後的男子們陸續的出來，走進了行列了。所有的種類的帽子都有，雖也有着羽織(註四)的，但袴是都穿着的。其間也間或雜着各種學校的制服，但一年志願兵的軍服之類是並沒有雜着。那是當然的。選集到這兒來的是，倘受身體檢查都要落在丁種裏的人。

行列司掌的絲禮帽，從衣袋裏取出字單，略略一看，即刻又將牠捏作一團塞回袋裏去，一邊說道，「呵，後面是一般的送葬者了。」

就格隆的旋轉身子，將背脊朝向在橫街上停着人力車在等着的大衆，用了急步追到棺的後面去。那法蘭西人似的名字的西洋人，也似乎並不覺得奇怪，如影之隨行，用了同樣的步調跟着走去。兩人來到棺的直後的廂髮的傍邊，絲禮帽排在花子君的左方，*Delanature* 君就顯出很懂得似的神氣排在花子君的右方。

後面是，在車夫們底嘈嘈地互相爭罵的聲音中。數十台的人力車的行列，在自然淘汰的方則之下排成了。車上的人，有年老的也有年輕的。第二流以下的小說家，*genre* 不同的批評家，戲曲家，長詩家，短詩家等等。說行列在自然淘汰之下排成云者，那却並不是車上的先生們的自然淘汰；是說在車夫和車夫之間進行着的自然淘汰的。是從電車上下來的先生們所偶然乘上了的人力車的車夫們底技倆如何而定的。

乘在人力車上的人們，都是好人，要被絲禮帽說話呀，自己落在後面呀，這樣的事是都無關心的。自平日以來是，有要他們寫的事就命他們寫去，看待他們僅只沒有將他們置於死地，或者說道，應該理解自己是第二流這樣去寫，而他們也就這樣寫着的；所以感覺是遲鈍的，此刻就很好辦了。

髮和鬚都已白了，靠在車背上一半睡着了似的人是無可議論。但也有出洋回來的高領兒（註五），養着德皇（Kaiser）鬚的人；不過照那十分地 *Martial*（雄糾糾的）的風采的比例，却是極從順的。也未必是因為正在警察國的空氣裏喘息着而來的緣故吧，總之是極其從順的。其中也能星點地看見女人。說是有寫着很猛烈的決心的人，但據看見的說依然都是普通的小姐和太太；甚至有不思議地羞澀着，在車上縮小着的。

人力車的行列這纔排成了，但尾後部分又紛擾着了。那是因爲一部插着書着亡故的先生的家名的小小的旗子的空車，正在要推到前面來的緣故。花子君的車，棺側的先生們的車，司掌行列的絲禮帽的車等是，動不動就推進載着人的車的中間去，妨害着行列的。幸虧從近地趕到的巡查，來鎮壓着，使行列得不致發生喧嘩進行着去。

不過，與人數相比還並不算混雜者，是因爲沒有馬車也沒有汽車的緣故。書店之類的主人，是既有汽車，也有馬車的；但因爲不知道用汽車送葬是好是壞，雖請教過僱用爲番頭（註六）的出洋回來的文學士，也仍不得要領。說那樣的事情都不知道嗎，便答道，「哪，叫我去留學，並不會叫我去看葬式的呵。」主人雖想說什麼，也只得在嘴裏噤咕着，決心了用馬車，但叫老媽子傳命教套車的時候，又回說恰巧打蹄跌去，馬夫和馬都不在了的。因此，結果就用店內的人所乘的

人力車，被擠在第二流的先生們的中間，竭力的伸着背，竭力的悶着氣。第一流的先生的葬式，連馬車也沒有一台的，是因為這樣的因緣的。

但是這裏却有一個放了異彩的送葬者。雖也並不乘汽車或馬車，但這男子是乘了馬的。在 *HEB* 色的軍服上綴着大的勳章是很好的，但想接到人力車的後面去，馬兒進到載着人的車和空車的中間去了。車夫說着不高興的話；巡查也窘苦着對於這人的處置，但好像因為對官吏說廢話是不行的，只默默的看着。終於，騎馬的先生是在空車的後面迂迴地跟着去了。「呀呀，這樣偉大的人，却跟在屁股後呵。」小孩們嘲笑着了。

這樣，葬列是排成功了，
葬列凡續着二三町，蜿蜒着外街行去。電車是停了，交過也塞住

了。沒有馬車的葬式却是稀少的盛況。

時維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呀，忘記了，還沒有說場所。場所，不用說是日本東京的山手了。恰巧這一日，在倫敦是奉葬 Edward, King of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Emperor of India 的。在東京就葬第一流的小說家，什麼主義的創作家，布衣的戴王冠者的這先生。

也恰好是很好的，天晴氣爽的一天，春過了而夏還沒有來，既不冷也不熱的。倘若是下雨，那末從棺側的各位起，以及準第一流的批評家，準第一流的新進作家，怕不能不踏着泥滯吧。又倘若是刮風，也無論怎樣要浴了一身塵埃吧。

在街上的各處，因為說彗星出現了，什麼時候都表示出綽綽有餘裕的東京的市民，就平氣地仰看着天。大家都停止了看天看着

葬列的。混在其中的一個學生讀着銘旗，他的伙伴的二三人就張着眼看着棺側的四人，「那是誰，誰也在裏邊」，指手着互相低語起來了。

「也是彗星的人物哪。」一個學生這樣說，別的同道的學生就給了一笑，慌慌地住了口了。

是行列來到紀尾井町，最前頭將走上辨慶橋的時候了。一路走來，Delanature君是屢屢對花子君低語着什麼的，頻頻將手絹放在臉上去一邊在走着的花子君，在什麼時候已奇妙地戲謔起來，用了小聲沒有停留地饒舌起來了。已經手裏也不拿着手絹了。司掌行列的絲禮帽先生，是用了非常注意的樣子，側着耳朵聽着，但在直旁說的話怎樣也聽不清楚。不過說的是日本語，是不错的。因為花子君時時說「不呀」或「那敢」，是聽見的。絲禮帽就一邊想道：呀，也許這人是大

使館的通譯，一邊拚命的聽着；因此，行列走到什麼地方了，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行列的最前頭將走上辨慶橋的時候，Delanature君將很有威勢地尖着的八字鬚送到花子君的紅赤着的耳傍，說道，「暫時少陪了」，這在絲禮帽的耳朵裏是清清楚楚地聽見的。這纔清清楚楚地聽見 Delanature 君的話的。

剛想「是這樣說的嗎」，Delanature君是急急地通過了棺的右側，捧着位牌的書生，機械剪的和尙，而且跑着穿過拿着花的脚夫的行列，到白提燈的行列的最前頭去了。那是差不多在空中飛着一樣的。

花子君是正迷離恍惚着，在略略過於大的口的周圍湛着像見着夢似的微笑，Noctambule（夢遊）一般地婀娜地走着的，因此，剛才熱心地會話着的對手突然不在了，是完全不覺得的。

絲禮帽是開着大口，驚呆着看着奇怪的西洋人的跑出了。但雖驚呆着，花子君的被魅了似的，異樣的樣子是留心到了的。不過想着這樣的事也只是一刹那，他忽然擦過花子君的略略像盤坐着似的鼻子的尖，也不管花子君的幾乎跌倒了，追着西洋人跑出去了。

但是西洋人，已經形影都不見了。載着和尚的車，載着書生的車，都慢慢地進行着。長長的花的行列是在晴遍了的天空之下行着，花尖兒搖搖地動着。午前十時半的時候，是很溫暖起來的，所以腳夫都搔着汗，做着像要睡眠似的臉走着。

這種光景映在沒有思慮之暇的絲禮帽的眼裏只有一剎那。絲禮帽焦急着想跑穿過花的行列，但覺得身體前屈着，像招牌上的絲禮帽彷彿要脫下來的樣子，只心裏揉苦着，腳兒踏着一地拔不起來似的了。

突然聽見一聲可怕的聲音了。放午轍是還早。今天在三一會堂是

有英國大使所舉行的法會的，想來要鳴弔磬，但這也還略早一點。這聲音是和大磬不同的，彷彿是叫「*Halte!*」（止步！）這樣的聲音。聽來是像人間的聲音。不，是像超人間的什麼東西的聲音。

不思議地行列拍一下的翕然地停住了。拿着花的人就拿着花的那樣，隻手搔汗的就搔着汗的那樣，抬着棺的人就依然那樣的抬着棺，在棺側俯向着走着的人依然俯向着，反身走着的人依然反身着，花子君依然那樣在口的周圍湛着微笑，步調齊練的西洋人依然齊練，步調雜亂的日本人依然雜亂，車夫依然那樣手握着手把，*Kelch* 服的人所乘的馬是，依然左邊的前足將踏到地，而對角的右邊的後足將舉起來那樣，不論什麼都凝固了似的，翕然地停住了。

最可笑的是絲禮帽。身體前屈着，帽子像要脫下來似地，裝着雖沒有飛行機也想飛一飛看的姿勢，就那樣地停住着。倘若這是彫刻，

那可是非常大膽的 Position (姿態)。在地震國裏是不適當的。

但是，絲禮帽先生，精神却極清明的。「青天白日，那有此事」，「不自然極了」，「是違背 same 的」，「第二流呵」，「自然的誤譯呵」，「消極的的」，「形式罷了」，「半無機物主義呵」，種種的判斷，是不規則地無順序地在絲帽子之下波湧着的。

雖然心裏揉搓着，想怎樣的動一動看，但脚是被磁石吸住一般，身體是變成了銅像一般，一點也不能動。心裏剛想：在這樣天氣很好的日子裏，却常常有像在靜止着的海面上生起了小小的波動似地，會從什麼地方風兒颯然的吹來的；即刻彷彿看見旋風的雛形一般，二尺光景高的塵土的圓柱，恰好在絲禮帽停踏着的脚邊捲起來，又倒下，潛過絲禮帽的外套的衣脚而去了。但上衣的衣脚一點也沒有被吹動。

絲禮帽是焦急着，又焦急着。其實這時間也許只有三四分鐘，但在絲禮帽，却感到彷彿站了一點鐘了。在辨慶橋的這一邊是，平時也很靜寂，恰好這時也沒有人通過，但能夠聽到從橋的那邊來的現實世界的遲鈍的聲響。在赤板見附下交叉着的電車，呼的鳴着電線開行着，也能聽見。

不知由於怎樣的機會，絲禮帽忽然感到自己的身體動着了。持着花的脚夫並沒有動，但單只自己的身體是動着了。「好了」心裏想，就想開步看，但失了平均，險些兒跌倒了的。即刻覺悟着仍舊踏定了脚，這回是在下腹裏用了力，慢慢地走起來了。多謝，確實能夠走了。

但走是能夠走的，却像在水田中走的一般，必須將兩脚交互地拔着纔能走。束縛僅只解除了一半。絲禮帽是滴滴地流着汗，走着半縛主義半囚主義的步法的。正如鷺一般的步勢。

有如不熟練的軍官用兩脚規測度地圖的距離的那樣，絲禮帽這纔通越過長長的花的行列，來到行列的最前頭一看，奇異的西洋人却在橋脚處背面着橋立着。從那裂得長長的眼的深處，射出剛才所不會注意到的異樣的光，非常滿足地在逼着凝固着了了的行列。

漸漸將兩脚規運到近傍來，戰慄地橫看着西洋人的臉的時候，「好安心的葬列呵，還在休息着呢」這樣的聲音在耳邊響着。反身過來一看，却是一個在頸頸裏捲着淺葱色的包袱布，在下巴下打着結的刺栗頭的小孩，坐在辨慶橋的欄干上，一邊將脚前後揮搖着，一邊這樣說。絲禮帽看着這小孩，感到彷彿辨慶背負着七件寶器，出來在後方助勢着似的心境。同時身體的窮屈不安的狀態却沒有了。

「Que faites-vous, Monsieur?」（做什麼事，先生？）

是打算非常頑強地說的，但可惜聲音顫着了。西洋人暫時潑過那

異樣的目光來，發出有如蛇兒出動時所發的索索的聲音。那是刺着耳似的，一個一個的詞尖銳地響着的。

[l'avis-toi—Ne--bouge--pas!] (默着！不準動！)

剛聽完了最後的詞，絲禮帽的身體即刻又凝固着了似地，變成不能動了。這回姿勢却比前回好，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雖說安全，却並不能安心的。心裏想着：「沒有這樣的道理，是不能有的事」，又焦急起來了。而且，雖然焦急着，焦急着，也是徒然的。

這時，西洋人是像立在公園的入口的銅像似地，立在接續着二列的花的行列之前，單只一眼地看了一遍行列，用了照例的尖銳的聲音，唱起什麼來了。

這不是德意志語，也不是英語或法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更其遠去，斯拉夫，或波蘭等國語，絲禮帽先生是都不能讀也不能說的；但在橫濱的商店裏的時候會聽到過，十分之八九是猜得到的。那末是古拉丁或希臘語吧，似乎也不是。彷彿是完全猜不到的言語。忽然想，可不是 Hebraïque（希伯萊語）吧。

其實這語爲絲禮帽所不懂，是很好的。爲什麼呢，因爲倘若懂了，也許就將牠寫在這裏的。這樣一來，則可不僅是用羅馬字來寫固有的名詞或動植物的名字那樣的事了。也許就要爲了作出挾着秀英舍裏和築地活版所裏都沒有的那樣的活字的文章的這樣出軌的事，成爲作俑者；不是只要想像看就覺毛孔都豎立起來嗎？

西洋人，當你覺得他已不唱那不懂得的時候，即刻格隆的將背向着行列旋過身來，駢駢的向着橋走去了。絲禮帽也覺得彷彿自己的身體滑拉的被旋轉來，機械的地，不能自主地添到西洋人的右

後去，向着橋走去了。「呀，走動了呵。」剛才的小孩這樣說，雖想朝去一看，但頭部却一點也彎曲不來。是像在操演分列式的兵卒一般，筆直地向前走着的。在背後是，行列跟着來的腳聲。想道，行列是跟着來了呵，但要轉身去看是不能的。

像你所想的一般，行列是跟着來的。拿着花或旗的腳夫，棺，棺側的人，車，馬都筆直地向前跟着來的。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向別處看一看。

而且那走的速度是很快的。穿過司機生急忙停止了的電車的中間，帶斜地橫切過赤坂見附下的廣場，行列走着赤坂的街道了。

在從一木至豐川稻荷前，青山禁地的近傍，葬列經過的事也並不稀少；但因為從未見過這樣急速的葬列，往來的人都是止住了步，目迎目送着了。人力車也停住了。汽車也停住了。街道兩旁的人家不用

說，連警察署的官吏都跑出來，站住看着了。

只有電車本還在開駛着的，但巡查不知想到了什麼教牠停止了。除皇族經過之外，是沒有例子的。

速度次第地增加起來。來到從青山的街道彎曲到墓地去的橫街的角頭的時候，行列是成爲快步了。

在這角頭，有許多早已來此在等待着的送葬者。這都是想就從這角頭跟着棺的後面去，在齋場的入口處，好顯出是從山手送葬來的，狡猾的傢伙。

爲什麼那麼急速地來的呢，一邊不清楚地這樣想一邊等着的時候，穿黑洋服的西洋人，一個人在最前頭來了。他看來是大步地慢慢地走着，却不思議地快的。在他直後，近着路的向側跟着而來的絲禮帽先生，就拚命地跑着，這纔保住了西洋人和自己之間同樣的距離。於

是後面是，花和提燈都跑着來了。

「呀，來了，」不覺地向橫街方面踏出一腳的時候，西洋人站在最前面的行列，角也不轉，筆直地通過青山的街道了。完全是旋風吹過一般，看着的人都忙着閃眼着的。

每時都站在這角頭的巡查，以為是錯了路了，向前踏出一腳，「喂喂！」叫着的時候，已經是花的行列已跑過，棺正在跑着去了。銘旗，四句偈語的旗，都水平地靡飛着。在棺的直背後，一個女人跟着跑，束髮是解散着，和假髮一起，也與旗同樣地水平地靡飛着。是將圓圓地肥滿着的大腿到中段為止都顯露出來跑着的。

快呵，快呵。車呀，空車呀是沒有想及的餘暇了。在最後面跟着來的軍人乘着的馬是，踏着 *trot dur* (遲鈍的速度)，差一點兒就 *galop* (奔馳) 了。馬的尾巴，是和建在馬場前的楠公的銅像的馬同樣，也

水平地靡飛着。

站在角頭的人們，都開着大口，茫然地目送着的。於是暫時之後，像慌起來了似地，一度說出話來了。

「怎樣一回事。」

「這不是謊話似的嗎？」

「是發傻了吧？」

「決不是平常的事呵。怕不是着了魔的嗎？」說這話的是一個在明治初年曾寫過小說的，現在還生存着的老頭子。

「趕快報告警察去吧。」

「可要教開軍隊來嗎？」

在嘈嘈地擾語着的正中，爲了在三一會堂舉行的儀式而發的號砲的聲音，纔微微地聽到了。一同真實地清醒過來，向齋場走去，和先

出發的人或在茶店裏休息着的送葬者商量的結果，到了警察署的時候，因為早一刻巡查已將看見的情形報告了的，警察署正在向前面的各派出所打電話了。

電話是一個一個都打通了的，但在派出所裏的一二個巡查，並不會有過辦法。

行列是那日傍晚在多摩川的岸上停止了的。那名叫 Delanature 的西洋人，以及其他的三個西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却不能再知道了。至少尋一尋線索看，絲禮帽先生便取出落在衣袋裏的名片來看了，只有這是還準準確確存留着的。但奇怪，理應寫着 Delanature 的一枚名片沒有了，反之有一枚覺得並未見過的名片。那文字是寫作 Dr. Diabolus（惡魔博士）的了。名片呈上到警察廳，曾各方查調在那一家印刷局印刷的，但聽說終於並沒有知道就完結了。

最可喜的是，跑着非常的快步的大衆是極壯健，一同都可賀地回到東京來的。

最可喜的是，以爲是死了的先生却蘇生轉來在棺中叫騷着，一同給他救出來了。

文壇萬歲萬萬歲。

註一：Lo Parnasso Ambulant

註二：廂髮，是將前面的頭髮特別向前方突出着的這樣地結着的束髮。

註三：U. O. Dalnatura 這名字當含有意義，惟 U. O. 不知是何意，字典中有

爲 *Urbe Condita* 之略，即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之意的一種說明，

但是在此似不能準確地說是對的。至於 *Dalnatura* 當是 *De la nature*

(屬於自然) 三字的拚合，因為作者當時的時代是日本自然主義

全盛時代，作者却在文壇的一角擁着別一個的堅壁，抱着一種高
踏的態度的，而本篇就是諷刺當時文壇的東西。

註四：日本外衣的一種。

註五：高領兒，原文爲 high-collar 的音譯，指稱留學回來摹倣西洋風趣
時髦的人，有嘲笑意。

註六：番頭，店員的頭領，或主人的代理人。

妄想

在目前是廣漠地橫着海。

從那海裏波捲上來的砂，像小山似地堆積着，形成了自然的堤防。從愛爾蘭和蘇格蘭發生的，似已一般地流行於歐羅巴的所謂 Dun (丘陵) 的一字，是指這種地方而說的。

在那砂山的上面，簇生着孌孌婷婷的赤松。還不很經過多年的松樹。

在眺望着海的白髮的主人，是坐在那彷彿將這松樹截切了幾株，往松林裏嵌進去似地建造着的小屋的一間裏。

在主人混雜在世界上的時候，以別莊的摹倣似的心境建造起來的

這小家，是只有二間屋子和一所廚房的。現在坐着的一間，是東邊全部遠眺着海的，六蓆的居室。

坐着一望，因為砂山的岨，是在縱橫地縫織着松樹的根的，差不多壁直的處處的窪凹地方，崩陷着成爲截斷面了，只能望見無邊際的海波；但在這山和海的中間，有一條河和一帶洲。

河水是迂迴着灌注到海裏去的，所以在岨的下面是甜水和鹹水相會着的。

在砂山背後的低下的地方，有兼着漁業和農業的民家疎疎地居住着，但在砂山之上就只有主人的這一軒小屋。

在砂山上，據說什麼時候曾有一艘漁船被暴風刮了上來，懸掛在松林的松樹尖上的，所以本地的人都懼怕着不敢居住了。

河就是上總的夷瀾川。海就是太平洋。

秋天近了，主人在薄霧迷漫着的松林中，踏着潔淨的砂，轉了一圈，喫過叫作八十八的老僕所做的早膳，現在坐在自己的居室裏。

近傍是靜寂地，人的話的聲，或者狗的叫聲都聽不見。只有那幽靜的，遲鈍的，愉快的，無風的早晨的海濱的波聲，像天地的脈搏一般地傳來。

恰巧，直徑有一尺光景大的橙黃色的日輪，從正對面的水空相接的地方出來了。因為是將水平線當作基線的，所以望去太陽是彷彿急速地昇行着的樣子。

看着這，主人是思索着所謂時間的事；思索着所謂生的事；思索着所謂死的事了。

「死是爲了哲學的緣故吹進了真實的氣息的神，是領導的神(Mis-agetes)。」Schopenhauer (叔本華)曾說道。主人想起了這句話，心裏想，

那是這樣說也可以的吧。但是，所謂死的這東西，若不思索着所謂生，是不能思索的。因為說思索着死，那是說思索着沒有生的。

將今日以前種種的人所寫的東西一看，大抵都說隨着老的迫近來，所謂思索着死的事是漸漸成爲切實起來的。主人將過去的經歷考察看，覺得總有些和這些人不同似的。

是自己還只在二十歲左右，完全以處女一般的官能反應着外界的一切的發生事，在內心是貯蓄着從未有挫折過的力量時候的事。自己是在柏林。破了列強的均衡，在「德意志」這野蠻的響聲裏佔着重大的勢力的威廉第一還在位。並不像以後的威廉第二一般，加 Daemonisch（惡魔的）的威力於人民，壓抑着進行去的，社會民政黨是在自然的靈力之下喘苦着。在劇場是，Ernst von Wildenbruch 使排演着那將 Hohen-

zollern 家的祖先爲主人公的脚本，支配着學生間的青年的心。

白天是在講堂或 Laboratorium（實驗室）裏，混雜在生躍的青年之間工作着。駕凌着那對於什麼事都像有蠢笨的，呆重的地方的歐羅巴人，輕捷地工作着的時候，也會起過得意着似的心。晚上是看劇；往跳舞場去；然後在咖啡店裏過去時間，到了在歸路上只有街燈放着寂靜的光，乘着馬車的清道夫開始掃除街道的時候，纔搖搖擺擺的回家。也有索性不回家的事。

於是回到自己所住的家了。說是家，却是幾家合住的大屋子，用了對於我很不方便的大的鑰匙，開開入口的門，然後擦着火柴爬上到三四層，這纔來到 Chambre Garui（連家具出租的房屋）的前面。

一張高几，二三把椅子，以及臥榻，衣箱和梳粧架，此外什麼東西也沒有。點着燈脫了衣服，熄了那燈即刻橫在臥榻的上面了。

感到心的孤寂，是在這樣的時候。但是神經平穩的時候，是只不過印象地浮現起故鄉的家裏的樣子來，一邊看着那幻象一邊就入睡了的。Nostalgia（懷鄉病）並不是人生的苦痛很深的東西。

有時候睡不着了。又起來點着燈，做着事情看。事情如果做得有興趣，就也有聚精會神地做個通夜的。在黎明時，外邊開始有聲響了以後，略略睡一忽，年青時的疲勞也即刻能夠恢復了。

有時候事情却不能順手地做下去。雖然神經是異樣地興奮着，心是非常地澄清，但開着書，追尋着他人的思想的足跡，却不耐煩起來了。自己的思想，就自由行動起來。雖學的是自然科學之中最像自然科學的醫學，把所謂 Exact（切實）的學問看作性命的，但不知爲什麼感着心的饑餓了。思索着所謂生的東西。想道：自己所做着的事究竟足以充實這生的內容嗎？

自生出以來到今日爲止，自己是做着什麼的呢？始終被什麼東西鞭策着，驅使着似地勤勉着所謂學問的事。自己是想這是爲使自己具有一個技能，在完成着自己的。那目的也許能達到幾分的。但是自己所做着的事，却使人感到彷彿不過一個戲子上了舞臺去演着或個角色的一般。使人感到在那演着的角色的背後，還應該有別的什麼東西存在着。因爲只是被鞭策着，被驅使着，使人感到那什麼東西沒有覺醒的閑暇了似的。從所謂勤勉的小孩子起，至所謂勤勉的學校生徒，所謂勤勉的官吏，所謂勤勉的留學生，也都是那角色。雖然時時想着想什麼時候洗去紅紅黑黑塗着的臉，暫時下了舞臺，靜靜地思索一下叫作自己的這東西看，偷看一下那背後的什麼東西的面目看，但是背脊受了舞臺監督的鞭，繼續着從這個角色至那個角色的演着的。說這角色就是生，那是不能這樣思考的。倒是在背後的那什麼東西，使人覺

得：牠不就是真的生嗎？但是那什麼東西，以爲牠將醒了吧，醒了吧，却仍又惺忪地睡着了。卽如近日時時切實地感到的故鄉之戀，雖浮草是被波浪所動搖向着遠的地方浮去，但不知爲什麼這動搖却感到是在根裏響着一般的，這是並非在舞臺上所做的角色的感覺。但是這樣的感覺，剛以爲牠略略伸出頭來了的時候，卽刻又藏進去了。

和這不同，晚上睡不着的時候，有時便想，就這麼樣子地在舞臺上演着終了生涯嗎？於是想，所謂生涯這東西是長是短也不能知道的。恰巧那時候留學生中間有一個人罹了腸熱症，進了病院死了。沒有講義的時間，往 *Charlie* 去看他，是越過傳染病室的玻璃，給看那睡着的情形的。說因爲熱度超過了四十度，每日洗冷水浴的。在這裏，因爲自己是醫學生，就想無論怎樣在日本人冷水浴是危險的，去和別的人商量看了；但是，說一邊進了病院，一邊又對於那治療方針參加意

見，是不很好的，而且即使說了也不見得會採用吧，自己也就傍觀着了。其後的一天，剛去看他，說是昨夜死了。看了那男子的死臉，自己是非常感動着，忽然想也許什麼時候自己也冒了什麼病，這樣地死了吧。這以後就時時想，倘自己就依然這麼地死在柏林怎樣呢？

這樣的時候，最初是想到在故鄉等待着的兩親將怎樣地悲歎着呵。其次是想到種種的親人。尤其那對於自己非常懷念着的，離開故鄉的時候還只是纔會走路的頭毛捲縮着的弟弟，在信上寫來，他是每天每天都在問哥哥什麼時候回來的。想道，這弟弟，倘聽到說哥哥是再也不回來了，將是怎樣地歎息着呵。

於是又想，做了留學生，學業沒有成便死了是對不起的吧。但是，抽象地思索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不過只是冷淡的義務的感覺而已，倘若具體地一個人一個人的追問一下自己的遭遇的痕跡看，則依

然像血族的親戚一般地，也會使自己引起 *Neigung* (偏愛) 上的苦痛，情的上面的感覺的。

像這樣地的廣狹種種的 *Social* (社會的) 的繁累的思想，無順序地叢集來，但終於都歸結在 *Individual* (個人的) 的自我之上了。想道，所謂死，就是由所有的方角拉攏來的絲所湊合着的，叫作自我的這東西，是沒有了。

自己是從小就喜歡小說的，即在學了外國語以後，也有暇就讀外國的小說。不論讀了那種的小說，都說這個自我成爲沒有了的事是最大的最深的苦痛。但在自己，倘單只沒有了我自己，却不以爲是苦痛的。只不過以爲，倘是以刀而死的，那末那剎那是覺到肉體的痛吧，倘因病或藥而死的，那末相應着那各種的病症和藥性，覺到氣窒或癢癢的苦吧。並沒有爲了自我成爲沒有了的緣故的苦痛。

西洋人說，不怕死是野蠻人的性質。就想，自己是西洋人所說的野蠻人也未可知。這樣想的同時，想起小時候，「生在侍臣的家裏，所以應該受得了切腹」(註一)，兩親時時這樣教諭着的事了。想起那時候自己也以為肉體的痛苦是有的吧，以為那痛苦是不可不耐的吧的事了。於是愈益覺得自己是所謂野蠻人也未可知。但是，說這西洋人的見解是對的，却不能承認。

那末，是說關於自我成爲沒有了的事，是坦然平心着的嗎？並不是這樣的。在那所謂自我的東西存在的中間，連牠是怎樣的東西都沒有清楚地思索看過，不知道牠，而牠就成爲沒有了，是可惜的，是不甘心的。送了漢學者所說的「醉生夢死」的那樣的生涯，是遺憾。覺得這是可惜，這是遺憾的同時，是痛切地感着心的空虛了。覺得怎樣也不能言說的孤寂了。

這成爲煩悶了。這成爲苦痛了。

自己在柏林的 Carson Loeb's (單身漢的宿舍) 的睡不着的夜中，是幾次嘗過這苦痛的。這樣的時候，覺得從生出以後至今日爲止的自己所做的事，彷彿是表面的無益的事了。所謂不過演着舞臺上的角色的事是切實地感到了。在這樣的時候，平日從別人處聽來的或在書本上讀到的佛教或基督教的思想的斷片，是無順序地浮到心上來的時候便即刻消去的。全不給與一點什麼的慰藉就消去的。在這樣時候，便去返覆平日所學的自然科學的所有的事實和所有的推理看，搜尋着在什麼地方有可成爲慰藉似的東西沒有。但是，這也徒勞的。

是一個這種樣子的夜裏的事。決志要讀一讀哲學的書本看，等不到第二天，當夜就出去買 Hartmann (哈特曼) 的「無意識哲學」了。這是窺看所謂哲學的東西的最始，倘問爲什麼要買哈特曼的呢，那是

因爲那時候，說「十九世紀是帶來了鐵道與哈特曼的哲學了」，這樣地當作最新的大系統，贊否之聲喧鬧着的緣故。

使自己感到哲學的可感謝的地方，是那迷誤的三期。哈曼特爲要證明將幸福當作人生的目的底不可能，立了迷誤的三期。在第一期，人是想在現世求得幸福。少壯，健康，友誼，戀愛，名譽，這樣地數着，却一一都打破了那迷誤。卽如戀愛也根本是苦的；幸福是在斷絕了性欲的根這事上。人是將這幸福當作犧牲，纔助成世界的進化。在第二期，是在死後求幸福，關於這，是必須以個人的不滅爲前提。但是，個人的意識是和死同時地消滅了的，神經的幹是在這裏絕斷了的。在第三期是在世界過程的未來中求幸福。這是將世界的發展進化做前提，但是世界卽使怎樣地進化了，老病困厄是不絕的。自己的神經是成爲銳敏的了，所以更其切實地感到這一層，苦是和進化一起地

延長下去的。即閱盡了初中後的三期，幸福也仍永遠地得不到。

在哈特曼的形而上學裏，是說這世界是盡可能地好好地造成的。但是說到有好呢還是無好，那是無的好。就將那使牠成爲有的根元名爲無意識。即使說因爲如此而否定着生，也是徒然的，因爲世界是依然存在着。就是目前的人類完全滅絕了，在或個機會裏第二的人類又生出來，返覆着同樣的事吧。反而，人還是肯定着生，將自己委於世界的過程，甘心地受着苦，等待着世界的救拔好一些。

自己看到這結論是掉了頭了，但對於那迷誤打破却有力地被吸引了的。對於 *Disillusion* (幻象擺脫) 是非常地同情着。而且看見哈特曼說他寫迷誤的三期，是讀了 *Max Stirner* (馬克思·斯諦納爾) 的結果的自白，也讀了斯諦納爾了。其後，因爲說是無意識哲學全體的淵源，溯而讀了叔本華。

讀着斯諦納爾的時候，感到好像是用了無賴漢的態度，來講哈特曼用紳士的態度講的事的。於是將所有的迷誤都打破了以後，却剩着自我。世界上足以依恃的東西，除了自我沒有別的。將這個往前的往前的思索看，就不能不歸着到無政府主義了。

自是打了個寒噤了。

讀一讀叔本華看，却是哈特曼的負號的進化論。世界不僅是無比有好，而且盡可能的惡造成的。世界之產生是錯誤的。不過只是無的安靜，失錯而被攪擾着了。世界是不外因認識而在向無的安靜歸返着。一個一個的人是一個一個的錯誤，無是比有好。希望個人的不滅，就是想將錯誤引長至無窮。個人是滅亡的，而叫作人間的這種類却殘留着。將這不滅的殘留着的东西，和滅亡的寫象相反對，廣義地名牠作意志。因為意志是存在的，所以無並不是絕對的無，是相對的無。

意志就是 Kant (康德) 的物那物。個人要歸返於無，那末自殺好了，但即使自殺，種類是殘留着的。物那物是殘留着的。在這裏，就說在未死之前是應該生着的了。哈特曼的所謂無意識的東西，就是一變這意志而來的。

自己是愈加掉了頭了。

忽然間，留學三年的期間過去了。自己是成爲雖然在心中還感着不得均勢的物體的動搖，也不能不離去那容易求得先生的，文化的國度了。不但是活的先生，即如當作商權的對手的書本，也不必跑很遠的路，只要到大學的圖書館就大抵都能找到的。又如買書，也沒有定購了之後不知何年何月纔到之類的麻煩的。是不能不離去這樣便利的國度了。

故鄉是可戀慕的。當作美麗的，可懷念的國，故鄉是可戀慕的。但是回到對於真實地研究自己所必須研究的學術，對於開墾這學術的新田地尙缺乏種種的要約的國去，却是可惜的。自己是敢於說「尙」。一個住在日本很久，被人稱爲日本的深底都知道穿了的德國人曾宣告道：這要約是不但現在缺乏，而且永遠不會在東洋的天地間生出來的。在東洋是沒有發育自然科學的霧圍氣的。果然是這樣，那末無論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都不過只是永遠地輸運着歐羅巴的學術的結論的場所吧。這樣的判斷，卽於在和俄羅斯戰爭以後，歐羅巴的四處的成爲狂言的 *Taunus* 之類裏也可以發現。但是，自己是並不將日本人看作這樣地差不多絕望的，無能的種族的，所以敢於說「尙」。從那時以後自己是，將在日本所結的學術的果實輸出到歐羅巴去的時日，什麼時候會到來的吧，這樣想着的。

自己一邊回望着有養育這自然科學的霧圍氣的，便利的國土，向着夢的故鄉征發了。這不用說是非走不行了；但並不是爲了非走不行的這義務的緣故而走的。自己的願望的秤兒，一邊的盤裏載着便利的國，一邊的盤裏載着夢的故鄉的時候，也確然地傾斜到夢的這邊來了，雖然有一隻白的優美的手，在偷偷的拉那吊着便利的國的盤的繩子。

因爲西伯利亞鐵路還沒有全通，是經過印度洋回來的。往還着一天路程的道路，常覺得去時長回來時短；現在四五十天的旅行，也有這樣的感覺。比之懷着希望向未知的世界出發去的往昔，現在是感到寂寞又感到快速的航海中，自己是一邊將身子橫在籐的寢椅上，一邊思索着在行李裏帶着怎樣的禮物回來呢的一事了。

在自然科學的分科上，自己是並非只帶了結論回來的。算是也帶

着將來可能發展的萌芽回來的。但是在正在回去的故鄉，却沒有，至少「尚」沒有，養育這萌芽的霧圍氣。這萌芽不也要徒然地枯萎了嗎，這樣擔心着了。於是自己是被 *Fatalistisch*（定命論的）的，遲鈍的，陰氣的感覺所襲了。

而且具有能將這陰氣的黑照破的光明的哲學，在自己的行李中是沒有。其中有的，是叔本華，哈特曼系的厭世哲學。是將現象世界看作有不如無的哲學。並不是不承認進化，但那是爲了要覺醒到無起見的進化。

自己在錫蘭，從一個頭和腰都纏着紅的格子布的男子那裏，買了一隻美麗的青的翼子的鳥來。剛提着籠回到船上，一個法國船的水手，就做着奇怪的手勢，「*Il ne vivra plus!*」（牠不會活的呵！）這樣說了。果然美麗的青鳥在船沒有到橫濱之前就死了。連這個也是不經久

的禮物。

自己是被故鄉的人用了失望來迎接了。這也不是無理的。因為像自己這樣的出洋回來是向來無例的。向來的出洋回來的人，是都裝着輝耀着希望的臉，從行李之中拿出寶器，聚集着一些新的幻術給觀衆看的。自己是恰恰做了相反的事。

在東京是旺盛地熱鬧着都會改造的議論，一班高領兒（註二）都說要建像建在阿美利加的叫作 A 或 B 的某町上的，德國人所說的 *Wolkenkratzer* 的那樣的家。那時自己却說道：「所謂都市這東西，在狹的地面上人越住得多，則死的人也越多，尤其小孩子要死得多；與其將向來的橫排着的家豎疊起來，還不如將飲水或溝道加以改良好些吧。」又產生了想加制裁於建築的委員，主張將東京的家屋的高低規定一

律，造成整然的外觀的美。那時自己却說，「那樣的排着兵隊似的町並不美，倘強要弄成西洋風，反不如家屋的高低之類都照着各種的建築的樣式，使其各自不同，像威納蒂亞的町似地呈着參差錯落的美觀好一些。」

也有食物改良的議論。別人是主張廢止食米，提倡喫牛肉。那時自己却說，「米和魚都是非常容易消化的東西，所以日本的食物是照往日的樣子也好的；不用說，要使牧畜旺盛起來，去食牛肉，是隨各人的尊便的。」

還有假名遣（註三）改良的議論，自己便說：「不，*Orthographie*（正字法）是不論在那一國都有的，還是照原來的寫法好。」

像這樣地，自己是向着別人主張改良的所有的方面，唱着「舊的木阿彌」（註四）說的。於是被逐到保守黨的堆裏去了。出洋回來的保

守主義者，在後來是以別的動機流行起來的，但開山祖恐怕是自己也未可知。

在這裏，學來的自然科學怎樣了呢？回來的當時的一二年，是會進了 Laboratorium（實驗室），狠狠地正直地工作着，給與「舊的木阿彌」說以根據的。正直地試驗了以後，「幾千年」之間滿足地發展來的日本人，是並沒有會造成那樣地反理性的生活的理由。這是早就知道的。

於是，剛到了想進一步，在新的地盤之上企圖新的 Forschung（研究）的階段的時候，地位和境遇是將自己從工作場拋了出去了。自然科學呵，不能不再會了。

不消說，在自然科學的方面，是有許多比自己之類更有力的朋友，留在後頭在奮鬥着的，所以自己的被拋出，無論爲了國家，爲了

人類都沒有什麼的損失。

但在奮鬥着的朋友是可憐的，在依然沒有霧圍氣的地方，像在高壓之下勞働着的潛水夫似地喘苦着。說到沒有霧圍氣的證據，連 *long chung* 這語的日本語都還沒有產生出。因為社會是感不到將這樣的概念明確地表現出的必要的。並不是自負，如「業績」或「學問的推挽」的這樣的造語，是自己當作留別贈禮留給自然科學界的，但叫作 *Forschung* 的這意義的簡短而明確的日本語還沒有。「研究」之類這樣朦朧的造語，是實際無用的。歷史調查不也是研究嗎？

即經過這樣的閱歷而來，追逐着未來的幻影，蔑視着現在的事實的自己的心，還是原來的樣子。雖然人的生涯是已經走着下去的斜坡了，但追逐着的却是什麼的影子。

「要怎樣地人纔能知道自己呢？以省察是決不能的吧。然則以行為，或者是可能的。試着去完成你的義務看呵。即刻會知道你的價值吧。你的義務是什麼呢？是日裏的要求。」這是 Goethe（哥特）說的話。

將日裏的要求當作義務，完成着牠。這是恰恰蔑視着現在的事實的反對。自己是無論怎樣都不能將身子放到這樣的境地去吧。

應着日裏的要求，完了事務，是應該知足的。在自己却是不能知足。自己是一個永遠的不平家。無論怎樣自己是彷彿在那自己並不會在的地方似的。無論怎樣不能將灰色的鳥看作青色的鳥。是在路裏迷着的。是做着夢的。是做着夢，在夢中尋找着青色鳥的。雖問過爲什麼，但這是不能回答的。這個只是單純的事實，自己的意識上面的事實。

自己是，就依然這樣地走着人生的下去的斜坡。而且知道這下去的斜坡的盡處就是死。

但是這死不是可怕的。別人所說的，所謂跟着老起來而增長着的「死的恐怖」，在自己是沒有。

在年青的時候，曾痛切地感覺到希望在達到這叫作死的目的地之前，解開了橫在自己眼前的謎。這感覺是次第地變成不痛切了。次第地淡薄起來了。並不是不看見不能解開的橫着的謎，也以爲看見的謎是應該去解開。可是並不焦急着要去解開牠。

這時候自己聽到了 Philip Mainlander 的事，讀了那男子所寫的救拔的哲學了。

這男子是承認哈特曼的迷誤的三期的。但他說「去打破所有的迷誤，肯定着生吧」這說話是無理的。說不能像「這都是迷誤，但死了

是無益的，所以追跑着迷誤去吧」這樣說的。人在最初是遠遠地望着死，恐怖着背過臉來。其次就在死的周圍畫個大大的圈，一邊戰慄着一邊走。那個圈漸漸小起來，終於將疲倦了的腕撲到死的頸項上，和死眼對眼的對視着了。於是在死的眼中看出平和了。Mainlander 這樣說。這樣說着，Mainlander 是在三十五歲自殺了。

在自己是，沒有死的恐怖，同時也沒有 Mainlander 的「死的憧憬」。

也不懼怕死，也不渴望死，自己是在走着人生的下去的斜坡。

成爲知道謎是不可解，而又不急於要去解的樣子了；但自己不能就將牠棄去而不顧。憎嫌宴會，沒有世人所謂「玩樂」的東西，也不打圍碁，也不排象棋，也不撞球的自己，自出了自然科學的工作場，

手裏不拿着試驗管以後，間或看看畫或彫刻，或聽聽音樂以外，在完成了境遇所給與的日裏的要求的閒隙裏，就只得讀書了。

哈特曼在將人間的所有的幸福都當作迷錯打破着的中間，說過這樣意味的話。他說在大抵的人以爲幸福的事物之中，沒有不像宿醉似地要事後苦痛的；沒有事後的苦痛的就只有藝術與學問的二件事。自己是恰恰除此二者之外就沒有做的事了。那是並非在利害上打算，纔做沒有事後苦痛的事。是因爲生來就不喜歡那要事後苦痛的各種的幸福。

書是讀了很多了。於是讀的書的種類，出了工作場以後必然的結果，是完全改變了。

從在西洋的時候起，像 *Archive* 或 *Jahresberichte* 這類的專門的學術雜誌，是約有十五六種從初卷起齊備着的，但一到了不進工作場，是

沒有查考實驗的微細的記錄等東西的必要了。元來這類的雜誌是學校或圖書館購備的東西，不是個人購備的東西，只因爲想到不知道政府肯出多少錢來買雜誌，也不知道自己將在什麼地方做事，所以買了幾千卷來的，自己揀出其中二三種最便於查閱專門學科的沿革和進步的年報留下，其餘悉數贈與官立的學校了。

於是轉而買哲學和文學的書了。儘所能得到的時間讀牠們。

但那讀的方法，已不是像當初讀哈特曼的時候那樣，飢餓貪食似的讀法了。在前世被讚譽的人，在今世被讚譽的人，是說些怎樣的事的呢，好譬站在十字街頭冷淡地看着過路的人的臉一般地看着的。

冷淡地看着，但自己站在十字街頭却屢屢脫着帽。古人也吧今人也吧，可以表示敬意的人是很多的。

雖脫着帽，但並不想離開十字街頭跟着什麼人的足後走去的。遇

見了許多的先生，却沒有遇見一個主。

自己却屢屢因這脫帽而被誤解的。修了自然科學回來的當時，因為發生食物的議論，以當時權威者的 Voit 的標準來駁擊的時候，一個先輩就說，「那末是信仰着 Voit 嗎？」自己回答，「不一定是這樣，姑且據着 Voit 的墨以當敵」，非常地被先輩冷笑了。自己是不過當作一時的權威者向 Voit 脫一下帽吧了。和這同樣的事，有一次對於藝術的評論插了嘴，把 哈特曼 的美學作根據議論着的時候，一個後進的英雄就說了：「哈特曼 的美學是從 哈特曼 的無意識哲學出發的。要將他的美學當作根據來議論，就非信仰無意識哲學不可。」誠然，哈特曼 是將自家的美學結在自家的世界觀上的，但姑且將那連鎖打斷了來看，他的美學是當時最完備了的東西，而且富於創見的。自己也不過依然在美學上當作一時的權威者對 哈特曼 脫一下帽而已。到了一直以後，

離開了哈特曼的世界觀，他的美學的能夠存立的，整然的證據提供出來了。將哈特曼以後所出的美學者的書不論那一本開出來看都可以，一定都說着所謂美的 *Modification*（變形）的事吧。那是哈特曼所始創，而在哈特曼之前所沒有的。不論誰都說着這，却連哈特曼的哈字也不提，默殺着了。

總之，站着十字街頭的人是遇見了許多的先生，却没有遇見一個主。而且知道所謂無論怎樣巧妙地組織成的形而上學，都是等於一篇抒情詩的事了。

在叫作形而上學的，像荷蘭寺院樂的諧律一般的組織裏疲倦了的自己的耳朵，或一時聽到了寸斷的 *Aphorismen*（格言）的旋律了。

難於服從挫折着生的意志而想入於無的叔本華的 *Quiete*（清淨）

的自己的意識，一時被從惛眠之中鞭打起來了。

那是 *Nietzsche* (尼采) 的超人哲學。

但是，這也不是養育自己的食餌，只是使自己入醉的酒。

將過去的消極的，利他的道德，看作家畜的羊羣的道德，是痛快的。同時，將社會主義者的四海同胞觀看作排斥所有特權的笨蠢的愚衆的道德，和罵無政府主義者的跋扈，說「狗在歐羅巴的街上吠着」等地方也很有興趣的。但是，將那委棄理性的約束，把趨向權威的意志爲文化的根基，爲了門閥，爲了自我，不憚於使用毒藥和匕首的 *Cesare Borgia*，看作君主的道德的典型等地方，却沒有能夠認真地接受的理由。而且，在看過哈特曼的精細的倫理說的眼裏，是連所謂評價的革新也被削去幾分的新意的了。

於是，死是怎樣呢？「永遠的再來」，這是不能慰藉的。在 *Narr-*

stagnation 的末期艱難於下筆的作者的情形，自己是憐憫着了。

這以後，也經過過所謂 Paulsen（保爾生）的流行之類的事，但自己已對於一切的折衷主義都沒有同情，那樣的思潮終於沒有接觸就完了。

在往昔像別莊的摹倣似地建造起來的，只能容膝的小家裏，有如僧家的什具一樣，什麼的家具都只有一件的。

而且主人老翁，將可稱為壁的壁都裝了棚，將可稱為棚的棚都放了書籍。

於是，在彷彿與世間斷了一切的交通的主人的傍邊，是到來着從西洋來的書物的小包。他活着的期間，是由保管着雖然是很小的，財產的全部的 Notari（公證人）的手，將利息的大部分都送到西洋的某書

店去的。

主人是，雖老了也還有着黑種人似的視力，像世間的人訪問可懷念的故人似地讀着舊的書；像世間的人到市上去見識新的人似地讀着新的書。

倦了就步着砂山，看看松林。下了砂濱看看海的波浪。

向着僕人八十八所薦上來的野菜膳食，飢餓也就征服了。

書物之外，主人老翁所玩的是小小的 Loupe（顯微鏡），看看從砂山上摘來的草花之類。此外有 Neig 的顯微鏡，看看在海的水點中的小動物。有 Mein 的望遠鏡，看看晴夜的空中的星。這是老翁喚回自然科學的記憶的，時時的遊戲。

主人老翁即來到這小家以後，也仍不能消去追逐着幻影的往昔的心懷。於是回顧着既往，想着這樣的事。具有不能安於日裏的要求的權

利的人，恐怕只有天才吧。倘立在自然科學上做了大發明，在哲學或藝術上創生了偉大的思想或偉大的作品的境地上，自己也怕就滿足着現在吧。在自己，這是不能夠的。因此就纏結着這樣的心懷吧。

少壯時代所播下在心田上的種子，不是能夠容易地絕了根的東西。以冷眼看看哲學或文學的動搖的主人老翁，同時對於那將重石一塊一塊堆疊起來似的科學者的勞作，也遠遠地警視着的。

自從做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主筆的 *Brunetiere*，說了科學的破產以來，也經過許多的歲月了，科學依然沒有破產。在一切的人爲的事物的無常之中，具有最大的未來的東西之一，怕依然是科學吧。

主人老翁在這裏就又想著這樣的事。爲人間的大災難的疾病，已成爲能夠用科學的力來豫防來治療的樣子了。用種痘防避痘瘡。用人工培養的細菌或生植着這細菌的動物的血清，能夠醫治腸熱症或喉

痧。如 Pest 這樣猛烈的病，也只要能發見病原菌，就能找到豫防的目標的。癩疾也知道病原菌了。肺結核，雖 Tuberculin 不能奏豫期的効，但不是沒有防護的手續的。如毒瘤似的惡性腫瘤，既已能夠移植到動物身上去，則早晚能夠找到豫防的手續也說不定的。最近，梅毒是可以由 Sarvaian 醫治了。Elias Metschnikoff 的樂天哲學，正像屬於未來的希望似地，或者能夠將人間的生命延長也說不定。

就這樣地，主人老翁用了看不到盡頭的夢的心境，也不恐怖死，也不渴望死，送着已經沒有幾多的生涯的餘暉。

這老翁的過去的記憶，像是稀有的長鎖一般，可以在剎那間看過了幾十年的痕跡。這樣的時候，老翁的炯炯然的眼是大大地睜着，望着遠遠的海和天空了。

這是那樣的時候忽然寫了棄去的廢紙。

註一：切腹，本爲自己割腹自殺的意思，此處係指稱德川時代對士大夫之類的一種死刑而言，卽賜死，使其自行割腹而死。

註二：見前篇的註五。

註三：假名遣，日本字母的正確的使用法。

註四：「奮の木阿彌」，是再度歸返從前的無聊的狀態的意思。

高瀨舟

高瀨舟是上下着京都的高瀨川的小船（註一）。在德川時代，京都的罪人被判決流放到遠島去的時候，是準許叫本人的親族到監獄的地方來告別的。然後罪人被載在高瀨舟上，送到大阪去。護送這船的地是京都市總督的部下的逮捕吏；這逮捕吏慣例是準許在罪人親族中的一個主要的人同船到大阪。這是不報告上司的，所謂表示寬大。是默許。

當時被判決流放到遠島去的罪人，自然都是被認為犯了重罪的人；但決不是爲了盜劫而殺人放火的那樣猙獰的人物占多數的。乘在高瀨舟上的罪人的過半，都是爲了所謂失錯的緣故，犯了不意的罪的

人。倘要舉個例，則如圖謀當時叫作「相對死」的情死，却只殺了對手的女人，自己獨生存着的男子之類，是最普通的例了。

載着這樣的罪人，在暮鍾響了的時候划開出去的高瀨舟，是一邊看着兩岸的暗黑的京都街市上的家屋，一邊向東走着，橫着加茂川下去的。在這船上，罪人和他的親族是通夜都談着身世的事。是什麼時候都懊悔着也懊悔不轉來的述懷。担任護送的職務的逮捕吏，在傍邊聽着，能夠細細地知道那給出了罪人的親戚眷族的悲慘的境遇。這是在市總督的裁判所聽着招出的口供的，或在衙門的机案上讀着記錄的官吏，到底在夢裏都不能窺見的境遇。

出勤逮捕吏這差使的人裏面，也有各種的性質的人，所以既有在這時候只覺得討厭，想掩了耳朵的冷淡的逮捕吏，也有衷心地將別人的悲哀引到自己的身上，雖因為職務上的威儀的緣故不好形於氣色，

但在無言之中私自地痛心着的逮捕吏。有時候，特別心弱的多眼淚的逮捕吏，當領率着陷入非常悲慘的境遇裏的罪人和他的親族的時候，那逮捕吏就禁不住要滴不知覺的淚。

因此，謾送高瀨舟這件事，在市總督署的逮捕吏伙友間，就都當作不快的職務嫌惡着的。

多半是在，在江戶是白河樂翁候執着政權的，寬政時候的事吧。智恩院的櫻花在傍晚的鐘聲裏飛散着的春天的黃昏，向來沒有可以比類的，稀奇的一個罪人，被載在高瀨舟上了。

那是名叫喜助的，三十歲光景的住所不定的男子。因為連叫到監獄的地方來告別的那樣的親族都沒有，不用說只是一個人乘在船裏了。

被命來做護送，一起地乘進船裏的逮捕吏羽田莊兵衛，只聽說過喜助是殺弟的罪人。於是，從監獄帶到搭橋來的中間，看着這肉瘦的，顏色蒼白的喜助的樣子，就實在有些神妙，也有些穩順，只將自己當作朝廷的官吏恭敬着，什麼事都不背逆的。而且那又不是如在罪人間往往看見的，裝着溫順諂媚權勢的態度。

莊兵衛是覺得奇怪。於是上了船以後，就不但單單在職務的表面上看守着，並且不絕地在喜助的舉動裏加以細心的注意了。

那是一個，從黃昏起風就停止了，逼遮着天空的薄薄的雲使月的輪廓朦朧着，漸漸近來的夏天底熱氣，彷彿從兩岸的泥土上，從河心的爛泥上，成爲烟靄騰昇起來似的這樣的夜。自離開下京町，橫着茂加川的時候以後，四周是寂然的靜默着，只能聽見被船頭劃開的水的微聲。

就是罪人也準許在夜船上睡覺的，但喜助連橫一橫身也不想，仰看着那跟着雲的濃淡，光兒增減着的月亮，沈默着。那額是坦然的展開着，而在眼裏是閃着微微的光耀。

莊兵衛雖不是認真地看着，但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喜助的臉。而且，「奇怪呵，奇怪呵」，這樣地在心裏返覆着的。那是因爲喜助的臉，無論從縱看，從橫看，都實在有些快樂着似的，倘沒有對於官吏的顧忌，也許就要吹出口笛，或在鼻孔裏哼起歌兒來吧的緣故。

莊兵衛在心裏想着了。在今日以前，領率這高瀨舟的事是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是載着去的罪人是，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同樣地裝着非常慘暗可憐的樣子的。可是這男子是怎樣呢。做着像坐在遊山行樂的船上似的臉。罪，據說是殺了弟的罪，但是即使那弟是一個壞傢伙，用了怎樣的手續殺死了的，在人情上也不會有好心境吧。這個顏色蒼白

的瘦男子，是完全缺乏所謂人情，世上少有的惡人嗎？無論怎樣也不能這樣想。那末可是因為偶爾瘋狂了的緣故吧？不，不，在他是沒有前後矛盾的言語和舉動的。這男子是怎樣的呵。對於莊兵衛，喜助的態度是越思索越不懂起來了。

暫時之後，莊兵衛忍耐不住地交話了。「喜助，你在想着什麼？」「嚶，」說着旋看着周圍的喜助，像在担心中有什麼事要被官吏譴責似的，改了一下坐勢，瞧着莊兵衛的面色了。

莊兵衛感到爲使明白自己的突然發問的動機，似乎不能不說出要求離開了職務的應對的理由。於是這樣說，「不，並不是爲了別的緣故纔問的。實在，我是早就想聽聽看你到遠島去的心境的。我在今日以前，不知用這船送了多少的人到遠島去了。那都是很不同的各種身

世的人，但不論那一個，都悲哀着往遠島去，一定都和來陪伴的親族一起地坐在船上通夜哭泣着的。可是，看你的樣子，似乎往遠島去並不覺得苦。究竟你是怎樣想着的？」

喜助是莞爾地笑了。「謝謝你這樣親切地說。誠然，往遠島去的事在別人是悲哀的吧。那心境，即在我也能夠同情的。但那是在世間快樂着的人呵。京都是十分好的地方，但在那好地方，我向來所受的苦，我恐怕不論往什麼地方去都不會有的吧。上頭大人的慈悲，給赦了命送我到遠島去。就使遠島是辛苦的地方，但總不是鬼所棲宿的地方吧。我是從未有過自己很好居住的地方的。這回上頭大人吩咐我往遠島上去，能夠發落到這吩咐定的地方去，已經是比什麼都可感謝的事了。而且，雖然我是很孱弱的身體，但從不曾生過一次病的，所以到了島以後，即使做着怎樣辛苦的工作，我想也不會病着身體的。而

且，這次吩咐往遠島去的時候，還給了二百文的大錢。現在我拿來在這裏。」這樣交談着，喜助將手觸着胸了。給二百文大錢於流放到遠島去的人，是當時的法律。

喜助接着說，「說來可恥，我在今日以前是從來沒有將二百文的錢，這樣地放在懷裏過的。想道，在什麼地方去做工賺一點來吧，就一邊走着一邊尋找工作，只要尋得着，總不惜勞苦地勞働着。但得來的錢，是每次都應該從右往左遞給別人的。那是必須以現錢纔能買吃的東西的時候，我的經濟也總還算容易籌錯的；大抵是先還了借來的，後來吃的就得再借。進了監獄以後是不做工也給我吃飯了。就是單單爲了這一點，我也彷彿做了對上頭不起的事了。而且在出獄時還給了這二百文。倘使依然可以這樣地吃上頭大人的東西，那這二百文我是能夠不用地保留着的。將錢當作自己的東西保留着，在我這是

第一次。在沒有到島以前，那邊能有怎樣的工作是還不知道的，但我快樂着；可將這二百文當作在島上的工作的本錢。」這樣說着，喜助噤住了嘴了。

莊兵衛是，「唔，這樣嗎？」這麼說的，但因爲聽到的每件事都出於意外，所以他也暫時不能說什麼，沈思着了。

莊兵衛是已經開始入於初老的年齡，妻子已生了四個小孩子了。而且老母還在着，家裏是七個人過着日子。平生過着幾乎被人稱爲吝嗇的儉約的生活，衣着之類是除了自己上衙門所穿的以外，就只有寢衣罷了。但不幸，妻子是從好家世的商人的家裏來的。因此，妻子雖然有着想以丈夫所得到的俸米來度日子的善意，但因爲有了在充裕的家裏嬌養過來的習慣的緣故，總不能使丈夫滿意那樣地拿緊手頭生活的。動不動一到月底就核算不過來。於是，妻子就私自到母家去拿了

錢來符合帳目。那是因爲丈夫是將借錢這件事看作毛蟲似地嫌厭着的緣故，但這樣的事畢竟不能被丈夫知道的。莊兵衛是連以五節供（註二）的理由向母家要東西，或以小孩們的七五三的祝儀（註三）的理由向母家要小孩們的衣服，都要感到不快的，所以一發覺了拿了錢來填補生計的穴的事，是不會給你好臉看的。在沒有特別可以打破和平的事故的羽田的家裏，屢屢發生了風波者，就是這原因。

莊兵衛現在聽了喜助的話，將喜助的身世引來和自己的身世相比看了。喜助是說雖做工作得到工錢，但都從右向左渡到人的手上去，即刻沒有了的。實在是可哀的，可憐的境遇。但是一轉過來反顧自己的身世看，他和自己之間，果有怎樣程度的差別呢？自己也不是不過將從上頭領到的俸米從右向左渡到人的手上去這樣生活着的嗎？他和我的不同，說起來只是算盤的桁的不同吧了，連相當於喜助所感謝着

的那二百文的貯蓄，自己都沒有。

於是，掉個位置來設想看，就只大錢二百文，喜助將牠看作貯蓄而喜歡着，也不是無理的。那心境自己是能夠推測的。但是，無論怎樣掉個位置去設想，喜助的無慾和知足的事却是不可思議。

喜助在世間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一找到工作，就不惜勞苦地勞働着，這纔糊過口來；他是只要能夠如此就滿足了。於是，進了監獄以後，對於從前很難得到的吃食，差不多從天上落下來似地，不勞働也能得到了的事是很驚異着，感覺到自生下地以來從未知道的滿足了。

莊兵衛無論怎樣掉個位置設想看也吧，知道在這裏，在他與自己之間，是有着大大的懸隔的。自己的以俸米支持的生活，雖時時有不足夠的事，但大底出納還可相抵。是勉強敷衍的生活。可是，在那兒差不多從未感覺着滿足過。通常是感不到幸或不幸地過去的。但是

在心的深處，是潛伏着這樣的疑懼的：「這樣過着日子，倘忽然免職了怎樣呢，倘生了大病怎樣呢」，這疑懼，當知道了妻子屢屢向母家拿錢來填穴之類的事的時候，是即刻在意識的鬪上抬起頭來的。

這懸隔到底怎樣生出來的呢？倘只看表面，那至多說，因為在喜助是沒有係累，而自己是有係累的緣故。但這是謊話。即使自己只是一個人，自己也似乎無論怎樣不能成爲喜助那樣的心懷的。這根柢是在更深的地方吧，莊兵衛這樣想了。

莊兵衛僅僅漠然地，試想看所謂人的一生那樣的事了。人是，身上有了病的時候，就想倘沒有這病多好呢。要是那天沒有得吃，就想倘有得吃多好呢。在萬一的時候沒有貯蓄，就想倘有一點點的貯蓄多好呢。即使有了貯蓄，又想倘有更多的貯蓄多好呢。像這樣地，只往下往下推想下去，則人要走到什麼地方纔能停住脚步，是不知道的

了。但莊兵衛注意到了：在目前停住脚步給你看的是這喜助。

莊兵衛重新睜着驚異的眼看着喜助了。這時候，莊兵衛覺得彷彿在仰看着空中的喜助的頭上有一縷毫光射出一般。

莊兵衛一邊守着喜助的臉，一邊又「喜助君」的叫道了。這回是叫「君」，但這並不是以分明的意識改了稱呼的。那聲音一從自己的口裏出來進到自己的耳裏，莊兵衛即刻覺悟到這稱呼的不妥當，但現在既經叫出，是不能收回來了。

「嚶」這樣回答着的喜助，也彷彿驚異這「君」的被稱似地，畏懼地瞧着莊兵衛的面色。

莊兵衛忍住這個不合拍，說了。「聽你說了種種的事了，但是，你這回所以被送到島上去，說是因為殺了人的緣故。怎麼一回事，可

以順便說給我聽嗎？」

喜助是非常恐怖着的樣子，說道，「可以」，用了低聲說出了。

「總之，是因爲出軌的錯誤，做了可怕的事的，實在沒有什麼說頭。在後來一想，怎樣會做出那樣的事來呢，就是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爲是完全在夢裏一般的。我在小的時候，兩親就因爲時疫死了，剩下了我和弟弟二人。最初是，因町內的人們的恰恰像憐憫生在椽下的小狗似的好意，做些近地的走使之類的事，得不凍不餓地過來了。漸漸地大了起來，在尋求職業的時候，兩人也仍竭力的不離開，在一起互相幫助地勞動着的。這是去年秋天的事，我是和弟弟一起，進了西陣的織廠，做着叫作空引（註四）的事的。這其間，弟弟生了病不能勞動了。那時我們是住在和北山的掘建小屋（註五）同樣的地方，每天渡過紙屋川的橋往織廠去的，但是當太陽下山我買了食物之類回

來的時候，弟弟是總來接待着，說對不起，使我一個人勞苦着。有一天像平日一樣安心地回家的時候，弟弟却撲伏在棉被的上面，周圍都是血了。我吃驚着，就慌忙地丟了拿在手上的竹箬包之類，跑到傍邊，「怎樣了，怎樣了」的問着。於是，弟弟舉起蒼白的，從兩頰到腮的地方都染着血的臉來，看着我，但是不能說話的了。只是呼吸着的時候，在創口裏發出嘻嘻呼呼的聲音吧了。我因為不明白情形，所以問道：「怎樣的，吐血了嗎？」想走近傍邊去，這時弟弟是將右手抵着牀，略略掙起身體來。左手是緊緊地掩着腮的下面的地方，但從那手指間滲出了黑血的凝塊。弟弟用眼睛止住我的走傍邊去，而且開口了。終於似乎能夠說話了。「對不起，請你原諒！因為是無論怎樣都似乎不會好的病，所以想早點死了使哥哥好過日子點。以為切了喉管便即刻會死了的，但誰知不死，只有氣從那裏漏出來。想深深地盡

力的切進去，但滑溜到傍邊去了。刀口翻不過來了。我想，倘能容易地將牠拔一下，我定會死了的。我說話痛苦得很，請借你的手拔一下吧！」這樣說。弟弟將左手一鬆，氣卽刻又從那裏漏出來了。我雖想說什麼，但是總吐不出聲來，只默着看一下弟弟的喉的創處看，那大概是用右手拿着剃刀，橫地切着喉管的，但因爲那並切不死，所以剃刀就依然那樣地，像穿鑿着似地深深地坑進着的。柄兒剛二寸光景從創口裏露出來。我是只看着這一點，心裏不知道怎麼辦，看着弟弟的臉了。弟弟是直然注視着我的。我忽然想到，說，「等一等，去呼醫生來」。弟弟却做着怨恨似的眼色，又將左手緊緊地掩着喉處，「醫生有什麼用，呵呵苦啊，請快點拔吧，拜托」這樣說了。我變成絕路似的心境，就只看着弟弟的臉。這時候，不可思議的，那眼睛說着話了，弟弟的眼睛是「快點，快點！」的說着，真的怨恨似地看着我。在

我的頭裏是，好像車輪似的東西這樣隆隆地旋轉着，但弟弟的眼睛却不停的可怕地催促着的。而且那眼睛的怨恨漸漸的險惡起來，終於成爲像睨着仇人的臉那樣的憎惡的眼了。看着這，我是漸漸覺得非依照弟弟說的做法不可了。我說，「沒有辦法，給你拔呵。」即刻，弟弟的眼色完全變了，成爲爽適的，有些快樂似的樣子了。我一邊想，應該專心地做去的，一邊撞着膝似地將身體乘勢往前送出去了。弟弟放了抵着的右手，將掩在喉處的左手的肘抵着牀，橫着了身子。我緊緊地握着剃刀的柄，一直的拖出來。這時，從裏面關着的外口的門開了，近地的老太太進來了。這是我不在家的時候，請託她給弟弟吃藥或做些別的事的老太太。屋內已經很黑了，所以我一點也不知道老婆子看了些什麼事情去，但是老太太「呀」的驚叫了一聲，即刻門也不關跑出去了。我拔着剃刀的時候，是用心着想迅速的拔出來，想筆直的拔出

來的；但拔着的手感覺到剃刀彷彿切到以前沒有切着的地方去了。刀口是向外頭這邊的，所以大概是切着外頭這邊了。我就是依然那樣地握着剃刀，茫然看着老太太的走進來又跑出去的。等覺醒過來去看弟弟的時候，弟弟是已經絕了氣了。從創口裏流出許多的血。以後，一直到了年老的人們到來，將我帶到衙門裏去的時候爲止，我是將剃刀放在旁邊，凝視着依然一半開着眼睛死去的弟弟的臉的。」

略略俯向着，從下面看着莊兵衛的臉說着話的喜助，這樣說了就將視線落在膝上了。

喜助的話是非常有條理的。幾乎可以說過於有條理了。那是因爲在半年的光景之間會多少次地想起過當時的事，而且每次在衙門裏被問，在市總督署裏被調查，都使他注意又加注意地溫習着的緣故。

莊兵衛是彷彿目擊着當場的情形似地聽着的，但是，這果然可以

說是殺弟嗎，可以說是殺人嗎，這樣的疑問却從聽了一半的話的時候就發生，而聽完了的時候，這疑問也仍不能解決。弟弟是以爲倘拔了刀就能死的，所以說請拔一拔。給拔了，所以死了，所以是殺；固然能夠這樣說。但是，即使不拔，弟弟也似乎非死不成的。說道願意早點死，那是苦得不堪了的緣故。喜助是不忍見着那苦，想給他從苦裏救出來的。那是罪嗎？殺了，無疑是罪。但是，一想到那是爲了想給他從苦裏救出的緣故，就發生了疑問，怎樣也不能明白了。

莊兵衛的心中，各種各樣地試行思索了之後，就生出了除出任憑在自己以上的人的判斷沒有別的，除出服從權力以外沒有別的這樣的念頭。莊兵衛想：就將有司先生的判斷當作自己的判斷吧。雖這樣想着，因爲莊兵衛依然還有不懂的事殘存着的，他彷彿仍想去請問有司先生看。

在次第地深起來的朦夜裏，載着二個沈默的人的高瀨舟，是滑着黑的水面行去的。

附 高瀨舟緣起

京都的高瀨川，據說從五條以南是在天正十五年，從二條至五條是在慶長十七年，角倉了以所掘的。在那裏通行的船是繹船。原來「高瀨」(Takase)是船的名字，將那船所通行的河就叫爲高瀨川；所以同名的河在諸國都有。但船是並不限於繹船的，「高瀨」這字相當於和名鈔裏釋名的「艇小而深者曰舩」的舩字。倘借覽竹柏園文庫的和漢船用集，則云：「前面高，而後方及側後方均低平的。」而且在圖裏畫着用篙進行的船。

在德川時代，京都的罪人被判決流放到遠島去的時候，據說是用高瀬舟迴送到大阪去的。護送這船的屬於京都市總督之下的逮捕吏，就只能聽到可悲的話。有一回，被載在這船上的一個犯了殺弟之罪的男子，却一點也不悲哀。問了那原因，就回答道：向來是都難於得到吃食的，但被判決送到遠島去的時候，反而得到了二百文銅錢，能夠將錢不用地拿着，這是第一次。又問是怎樣犯了殺人之罪的，他說：兩兄弟都被西陣所僱，做叫作「空引」的事的；但工錢很少難過生活，那時同胞就圖謀自殺了，但不能殺得致死，在這裏，同胞到底無法了，就要求給他殺死，因此就給殺死了。

這話是出在翁草裏的。在池邊義象君所校訂的活字本，是寫着一頁多。我讀了，覺得其中含着二個大問題。一個是所謂錢這

東西的觀念，不具有錢的人拿着錢的喜悅，是不關錢的多少的。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所以即使有錢也有多少錢纔算滿足，這界限是找不見的。將二百文錢當作財產而喜悅着的事，我覺得很有趣。另一個，即是將那踏到死而又不能死的苦痛着的人，使他死了的問題。世人都是說使人死了，就是殺人的。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之下都不應該殺人。我記得在翁草裏也似乎有「因為是無教的百姓，所以雖沒有惡意，也做了殺人的事了」這樣的批評。但是，這並不是能夠這樣容易地用不正確的標準解決的問題。譬如這裏有一個瀕死而苦痛着的病人，救治的方法是完全沒有了，那末在傍邊看着那苦痛的人將怎樣想呢？縱令是有教養的人，倘那是無論如何都非死不成的，則必定要起了與其使他延長苦痛不如早點使他死了這樣的感情的。在這裏，就發生使用麻醉藥是好呢是壞

呢的疑問了。即使那藥不是致死分量，但既使用了那藥，多少將死期提早了也說不定的。因此，就應該不使用，讓他苦痛着了。從來的道德是命令我們隨他苦痛着的。但是，在醫學社會裏，却有說這是錯的議論。即是說，倘有瀕於死而苦痛着的人，使他快樂地死去，救了那苦痛是好的。這叫作 *Euthanasia*，即讓他快樂地死去的意思。高瀨舟的罪人，彷彿是處在和這恰恰同樣的情形下的。在我呢，這個是非常有趣味的。

這樣想，我就寫了叫「高瀨舟」的一篇小說了，就是在中央公論發表的。

註一：見篇後所附的緣起。

註二：五節供，即正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

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陽）的五個節日之稱。

註三：在男孩的三歲和五歲，女孩三歲和七歲那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所舉

行的祝儀，稱爲「七五三的祝儀」。

註四：空引，織機名；日本舊時用於紋織上的織機。

註五：棚建，是不用礎石，將柱木直接插入地下而豎立起來的意思；棚

建小屋，即用這種辦法建造的粗陋的小屋。

人 間 書 店 出 版 各 書

黃

金

魯 彥 著

實價五角半

七封書信的自傳

魏金枝著

實價四角半

天 鵝 集

朱 溪 著

實價三角

婦人之夢

蓬子譯

契訶甫書信集

萬字合譯
子數合譯

少婦日記

鐵民譯

元人歌曲選

鐵民編

爸爸何處去了

又華著

綾 決

萬孚著

草原上

朱溪譯

赤條條的故事

振人著

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一九二八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八年六月出版

實價四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森鷗外

譯者 晝室

印行者 人間書店

發行處

人間書店

上海開北寶昌路輔德里

